

王度庐作品大系

言情卷

中

古城新月

王度庐著

王度庐·著／王芹·点校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卷外篇

王度庐作品大系 言情卷

中

古城新月

王度
庐著

王度庐·著 王芹·点校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·太原

第十三回 同是畸零人

走到大街上，丽雪就站住脚，说：“你打算给她买点什么吃食？”骏青说：“我想买些包子就行了。”丽雪说：“那么你就去买吧，我要坐电车回去了，待一会儿我还许来。”骏青点头说：“好吧，事情就那么办了！”他看着丽雪上了电车之后，才去找着包子铺，买了四五十个包子，并找着铁匠铺，买了一条铁链后，才回去。

骏青到屋门前开锁，白月梅就在里面问说：“您没跟祁小姐一块吃饭吗？”骏青说：“没有，把你一个人锁在屋里，我们怎能放心去吃饭？”随说随进到屋内。他把包子放在桌上，说：“你先吃吧，趁热！”又抖抖手里的铁链，说：“你看，链子也买来了。”白月梅笑了笑，说：“这是为锁我的！”骏青也笑着，就把锁链搭在了门上。

他拿起一个包子来吃着，又说：“这样长了也真不行，我们只盼着一两天内能有更好的地方安顿你。现在我表妹回去了，她去跟我的姑母商量；我姑母那人最为慈祥，她天天念佛，我想她若听说了你的事，一定很可怜你，或许今晚就叫你到她家里去住。”

白月梅一听这话，忽然把眼睛一瞪，摇头说：“我用不着别人可怜我！刚才祁小姐说什么救我救到底，我就没好意思说出来，我要是求人救，我还投救济院去呢！我不到人家大公馆里去住着，算是干什么的呀？连人家丫头都比不上！回头送衣裳来我也不穿！”说着，莹莹的泪

水又在她那忧郁的大眼睛里乱转。

骏青叹息了一声,说:“你又犯脾气了。”

白月梅含着眼泪,又噗哧一笑,说:“不是我又犯脾气,您想呀?”

骏青说:“我觉着这都没有关系!你一定也看得出来,我们这些人,就说是帮助你吧,救你吧,都是出于一种同情心,觉着你可怜可爱;你可听明白了,这‘怜’字是当作一种怜惜的情绪来讲,因为你年纪太小,境遇太恶劣,并不是什么看不起你的意思。祁小姐回头要派人给你送些衣裳来,我想也绝不能找些破旧的衣裳给你,一定是她早先只穿过几次,现在因为小了,不能穿的衣裳,再说这是为一半天内你好去见她的同学,到别处去住;至于我的姑母,她一个老太太,就说是可怜你吧,也不算瞧不起你呀!”

白月梅依然瞪着眼睛,发了一会儿怔,就问说:“您姑母家里都有什么人?”

骏青说:“她家里的人很多,我也不主张你到她那里去住,不过,我相信我表妹一定能给你找个很好的地方。”白月梅又歪着头,问说:“您的表妹,跟您是……”她斜眼看着骏青,两个笑窝又微微现出。

骏青脸红了,装傻着说:“表兄妹你不明白吗?她的母亲是我父亲的胞姐。”白月梅又问:“祁小姐她结婚了吗?”骏青摇头说:“没有,她才十九,不过比你大五岁。”白月梅又笑着问说:“那么柏先生您一定也没结婚?”骏青脸更红了,也笑着,连连摇头,说:“没有,没有,人,何必一定要结婚呢?”白月梅忍住笑,点点头,自言自语地说:“我还以为祁小姐就是柏太太呢!”骏青说:“胡说!你又调皮了!”白月梅歪着头向骏青笑了,两只手掰着包子吃。

骏青急急忙忙地吃了几个包子,又到东院里去看刘醉生,刘醉生却正在睡觉,枕头旁边放着酒壶和熏肉。骏青不便惊动他,又回到自己的院里,就见白月梅已从里面把门锁上了。骏青上前叫门,里面却笑着说:“不给您开!”骏青说:“开开!我想你家里的人也未必能找来,你也别净提着心!”里面就把锁开了,白月梅还抿着嘴笑。

骏青说:“刘先生现在睡觉了,真的,我还真发愁以后!他是天天白

天要睡觉,我是白天要到学校去,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真不放心。”白月梅说:“我还非得叫人哄着我玩吗?您自管上学校去,只要把我锁上就得了,我会一个人在屋里玩的。”骏青说:“我这里有笔有纸,没事时你可以写小字,我看你的小字写得很好。”白月梅默默地点头答应。

骏青就拿了一本刘醉生的小说,靠在床上,一篇一篇地看;白月梅真把骏青的稿纸抽出来一张,打开墨盒,用笔蘸上墨,便伏在桌上去写。一时屋内静悄悄的,只有翻书页声与簌簌的写字声,仿佛这屋里没有人,只有几只蚕在不停地咬着桑叶。

大概快到四点钟的时候,忽听见屋外一阵咚咚的匆忙脚步声,人没进屋就叫道:“柏大哥!”骏青赶紧坐起身来,一看,原来是大桂来了;他还穿着那身毛绳衣裤,身后挂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裹,累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骏青赶紧把包裹接过来,笑着问说:“就是你一个人来的吗?”大桂说:“小崔也来啦!他不带我来,说带我来就得叫我给他背包裹!”

说时小崔也笑着进到屋里,他先瞧瞧白月梅,然后对骏青说:“我们五小姐叫我把这包衣裳给您送来,我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衣裳。”骏青说:“你干什么把大桂带来?他娘知道吗?”小崔说:“谁知道他娘知道不知道?这孩子,一死儿揪着我,叫我带着他来。”大桂说:“是你我要带来!你叫我给你背包裹!”小崔又笑了,说:“这孩子由东城到西城来,一步儿车也没坐,他背着这个包裹,在路上麻烦极啦!”大桂靠着骏青的腿站着,累得他还不住喘气。

小崔又笑着说:“柏少爷没有什么事了吧?那我走啦!”骏青说:“你把他带回去吧!”大桂索性坐在地下,说:“我不走!我得在这儿玩呢!”小崔说:“我们五小姐回头还来呢,就叫五小姐把他带回去得啦!”骏青瞧着白月梅,见白月梅望着大桂笑,于是他就掏出两三毛钱来交给小崔,说:“你先给买点花生瓜子来,然后你再走!”又多给了他一毛钱,说:“你给我再买一盒烟。”小崔笑着,接过钱来出去了。

这里骏青把大桂拉起来,笑着向月梅说:“我给你们介绍介绍,这是我的表弟,祁小姐的兄弟。”又向大桂说:“这也是你的姐姐。”大桂

说：“小姐姐。”骏青笑着说：“对啦，小姐姐。”月梅也微笑着，指着大桂问说：“他几岁？”骏青说：“他才五岁。”

少时小崔把烟卷和花生瓜子买了来，大桂过去就抓花生。骏青嘱咐小崔，说：“你回去见着五小姐，千万请她晚上来，要不然你可来接大桂！”小崔说：“我们五小姐现在正跟几个同学弹钢琴呢，等同学走了，她一定就上您这儿来。”骏青点点头，小崔就走了。

这里骏青把那包裹打开，就见里面有两件小竹布褂、一条裙子、一件毛衣，还有一件青呢的夹大衣，另外有几条衬衣衬裤，尺寸都很小，大概都是四年前丽雪穿过的。骏青又不禁油然想起了往事：四年前，自己与丽雪共同培植的那爱的芽胚，现在竟这样不自然地长成了……

这时，白月梅已把她刚才写的那几行字收拾起来，墨盒和笔都收好了；对于床上放着的这包衣裳，她却连看也不看。骏青就说：“你来试试好不好？看看能穿不能穿。”白月梅冷冷地说：“试什么……我不穿！”骏青说：“咳，你别辜负了人家的好意呀！这里没有一件旧衣裳。”月梅还是不语，只是拿起瓜子来吃着。

骏青很作难，就说：“晚间祁小姐还来，人家若见你一件也没穿，那一定是觉着你瞧不起她给的衣裳。”月梅并不看骏青，只是低着头吃瓜子，并把瓜子壳放成一小堆。她见骏青发了半天怔，才说：“您就把那条裙子拿出来吧！回头我穿上，别的东西我都不要。”骏青又说：“我看你应当把这件大衣穿上，因为天气很冷。”白月梅摇摇头，说：“我才不冷呢！我看您正经得穿上大衣，谁叫您早晨又把大衣送出去了！”骏青的脸上有点红，就笑着说：“我倒是不冷。”遂把那条青绸裙子抽出来，看了看，还跟新的一样。

大桂跪在椅子上，不停地吃着花生，边吃边说：“柏大哥，柏大哥，我妈又跟三太太打架啦！三太太真可恨，气得我妈又直哭！”骏青问说：“又为什么呢？”大桂摇头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三太太可恨！小吴妈也可恨！”骏青说：“小吴妈确实不像话。”

大桂说：“柏大哥！你带我跟小姐姐上街玩去呀？”骏青摇头说：“我不能带你出去玩，我在家里还有事。”大桂又问：“你等着五姐姐呀？”骏

青点着纸烟，说：“对了，我等着她。”大桂嘴里嚼着花生，眼睛又四下看屋子；月梅低着眼皮，拿那张包花生的报纸折叠玩意儿。大桂忽然说：“你这房子好，刚才我还瞧见一个小和尚！”骏青说：“对了，这里有和尚。”大桂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明儿也当小和尚。”又趴在桌上，瞧月梅折玩意儿。月梅折了个小船，笑着扔给了大桂。大桂很喜欢，翻来覆去地看，又放在茶碗里，叫小船漂摇着，嘴里喊着：“开船了！”月梅又拿那张包瓜子的纸去折叠。

骏青吸着烟，看这两个很天真的孩子玩耍，觉着十分可爱，却又很是感慨。忽然一眼看见大桂左边的耳朵很红，于是就问：“大桂，你左边的耳朵怎么了？”大桂说：“今儿早晨，四哥打了我一下！”骏青皱着眉，又问：“痛吗？”大桂摸摸耳朵，摇头说：“不疼，发烧！”骏青微微叹气。

此时月梅又折成了一个猴儿，她高高地举着给骏青看，歪着头仰着脸，笑问说：“您瞧，猴儿！”大桂伸手要抢，说：“给我！”月梅又把这猴儿扔给大桂，然后她向骏青笑说：“柏先生，您再给我几张纸，我还能叠好多样儿。”大桂却说：“咱们‘蒙老瞎’好吗？”骏青笑着问：“什么叫蒙老瞎？”月梅说：“蒙老瞎就是捉迷藏，我不玩。”大桂说：“那么咱‘娶太太’玩吧？”骏青笑说：“什么叫娶太太？”大桂说：“你们两人当轿子，娶我！”骏青摇头，笑说：“不干！那多没意思。”

大桂突然问：“柏大哥，你是要娶五姐姐当太太吗？”骏青脸红着，正色说：“胡说！谁告诉你的？”大桂嘻嘻地坏笑着，仿佛他心里全都明白似的，忽然又嚷了一声：“柏大哥要娶五姐姐哟！”就赶紧蹿到床底下去了。骏青抓他没有抓着，一回头，白月梅也翻着眼，笑咪嘻嘻的。骏青脸更红了，问说：“你也笑什么？”白月梅笑说：“我早知道！”说着她也蹿在桌子下面，格格地不住笑。骏青在椅子上一坐，笑说：“好，你们两人就都别出来！”

这时门一开，刘醉生走进屋来，手里拿着一碗茶。白月梅蓦然由桌下蹿出来，说：“刘……”刘醉生吓了一跳，茶都洒在身上，说：“你这孩子……”忽然腿又被人抱住了，他低头一看，说：“喝，床底下还有一个！”骏青、白月梅全都哈哈大笑。

刘醉生拿袖头擦着大襟，喝下半碗茶去，就说：“你们简直都是醉生梦死！”又自笑着说：“跟我一样了！”大桂揪着他的腿，由床下爬出来。刘醉生就问：“这孩子是谁？跟我倒真熟和！”骏青笑着说：“这是我的表弟。”又问：“你是才睡醒吧？”刘醉生点头说：“可不是！索性咱们分班吧，那张床我白天睡，你晚间睡；两人挤着，谁也受不了！”

骏青笑着，递给他一支烟，刘醉生点着了，喷着烟云，就指着白月梅说：“她的事情有点眉目了没有？”骏青说：“现在只等着祁小姐了，我想她不能没办法。”刘醉生点头说：“一定有办法！祁小姐的大名我在外头也听人说过，是一位交际家。”又拍着骏青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你真幸福呀！”骏青不由脸又红了。

刘醉生在这里又谈了一会儿话，就回去工作了。骏青到前院西屋里端了三碗馄饨，与月梅、大桂算是吃了晚饭。大桂还在屋里闹，月梅却安安稳稳地扫地，收拾桌上的花生瓜子皮，并把床上的衣服包起。在骏青把馄饨碗送到外院去的时候，月梅就把那条青绸短裙穿上了，骏青回来一看，还合适。屋子也叫月梅收拾得很干净了，骏青就跟他们说故事，借以消磨时间，等着丽雪来。

渐渐地不觉到了天晚，大桂推门仰面一看，就嚷嚷着说：“喝！大月亮！月亮爷，亮光光！”骏青也凭门仰望。这时庙门外就有呜呜的车声响，白月梅在骏青身后拉了一下，说：“您关上门吧！”大桂却迎出了月亮门，张着两只手，说：“姐姐来喽！”

丽雪到了屋内，先问：“你们吃过饭了？”大桂说：“柏大哥请我跟小姐姐吃的馄饨！”丽雪又看了看月梅的裙子，拉着她的手，笑着问说：“还差不多，是不是？”月梅点点头。骏青在旁说：“你做这条裙子的时候也就是十四五岁？”丽雪摇头说：“我不记得，你想去吧！”随又说：“我跟母亲说了，我母亲听了月梅的事，替她直掉眼泪，说是要瞧瞧她。不过，我母亲也觉得她要在我们家里住，究竟不甚好，因为我天天要上学，她在家里，小吴妈那些人免不掉要给她气受。”

骏青一听这话，未免替白月梅为难。丽雪又说：“今天我见着了梁霞、张淑范，张淑范说，她可以给月梅设法；梁霞也说她家里有两间房

子,现在是她姨母住着,她的姨母大概再过几天就回南京,那时可以叫月梅到她那里去住。”骏青沉思了一会儿,就说:“我觉着还是等几天,让她到梁小姐那里去住吧?去张公馆住我想也不大相宜。”

丽雪说:“我也是这样想,好吧,那咱们就走吧?先到我家里去。”月梅看了看骏青,仿佛不大愿意去,大桂却拉着她,说:“走吧!你上我们家里玩玩去吧!我妈妈也会说笑话!”当时骏青把门锁上,拉着大桂,把白月梅夹在他与丽雪之间,就急匆匆地走出庙去。

丽雪来时坐的汽车正停在门首,四个人先后上了车。开车的小杨回头看了看大桂,笑着说:“你这孩子也在这儿啦?”丽雪说:“快开回去吧!”小杨扳动了机件,汽车驰出了胡同,嘟嘟地响着喇叭,大桂嘴里也嘟嘟地学着喇叭的声音。丽雪的一只臂搭在月梅的肩上,她与骏青并坐着谈话;丽雪就说:“我都替月梅计划好了,别说现在找不着她的母亲,就是找着了,咱们也不能叫她跟她母亲去。我想咱们应当彻底地帮助她,在梁霞那里住,由梁霞每天给她补习功课,等到下学期,我要叫她投考我们附中,将来就叫她住在学校里了。”骏青点头说:“那自然是再好没有了!”

这部汽车浴着月色向东驰去,车窗外的灯光人影和一些高大的建筑物,都一段段地向后飞去,不觉就进了祁公馆的那条胡同。大桂一下了车就往里跑,丽雪拉着白月梅的手往门里走。大门灯照着白月梅的毛衣和青裙子,骏青就见她仿佛有点儿畏缩似的。他们一同进了大门,顺着廊子直走进里院。看见北屋里的灯光,丽雪就站住脚,悄声对骏青说:“你们就随着我进去吧,大概我母亲还没有睡。”于是三个人把脚步压轻了些,往屋里走去。

到了屋内,余妈就迎上来,悄声说:“柏少爷来啦!”又看了看白月梅。祁太太躺在床上,身上盖着棉被,丽雪就指了指椅子,先叫骏青他们落座,然后她轻轻地走近了床,在她母亲的眼前站了一会儿。见她的母亲微微把眼睁开了,丽雪就低下身去,笑着说:“妈妈,我骏哥把那小姑娘带来了!”

祁太太一听,就极力地要转头,但她的头却转不过来。丽雪赶紧向

骏青点手，骏青就拉着月梅走过来，都站在祁太太的床前。骏青就问说：“姑母，你觉着身体见好点了吗？”祁太太却顾不得跟骏青说话，只是把眼睛睁大了些，直直地看着白月梅，脸上现出来慈祥的悲悯之色。她费了半天力，才问了一句：“十几……”白月梅说：“我十四岁！”祁太太便叹了口气。

骏青在旁说：“这个小孩很可怜！她父亲早死了，母亲在她三岁时就离开了她，她在那白家因为受不了虐待，才逃出来的。”祁太太似乎点了点头，丽雪便扭着头悄声对骏青说：“她的事，我都跟我母亲说过了！”

祁太太斜仰着脸，脸上的悲悯怜爱之色始终未褪。半天，她又费力地说：“这儿……不能叫她住……住了……倒委屈人家的孩子……”这句话说得含糊不清；她又气愤地说：“三的……小吴妈……能不……欺负人家？”骏青点头说：“是，我也想到了，她在这儿住着不相宜。现在先叫她在我那里住着，过几天，我五妹就能给她想法子了！”祁太太又点点头，眼睛望着她女儿，说：“你们替我……”

丽雪笑着说：“妈妈放心吧！我们替您帮助这孩子，过几天，就叫她到梁霞家里去住，您不是也喜欢梁霞吗？我和骏青跟梁霞，我们还要给她补习功课，下学期就叫她入学校。妈妈，您生了三个儿子，可只生了两个女儿，现在，我骏哥又给您找来了一个女儿！”说时她笑着，瞧着白月梅。白月梅却低着头，不知她是感激、喜慰还是悲痛。祁太太的脸上也浮出来一些笑色，又说：“可是她……的亲娘？”骏青说：“我们也一定要尽力打听她母亲的下落，好叫她们母女团聚！”祁太太喜悦地笑了，白月梅却凄然地落下眼泪。丽雪又说：“叫我母亲歇息吧！咱们到我屋里去。”遂就一同退步出屋。

才一出屋门，就见大桂在门外等着，他伸着两只手，一手拉住骏青，一手拉住白月梅，仰着小脸问说：“柏大哥你要带着小姐姐走呀？把小姐姐留下吧！叫她跟我玩，跟我妈妈睡吧。”骏青笑着说：“我们先到五姐姐屋里玩会儿去。”

此时，孙妈已把西屋的电灯开亮，四个人进了屋。骏青坐在沙发

上，大桂就靠着他的身子。丽雪笑着，拉白月梅跟她同坐在长沙发上，并笑着说：“你可别客气了！我都跟母亲说了，你是我母亲的干女儿，是我的干妹妹了！”又指着骏青，笑说：“她可跟你也是亲戚啦！”骏青也笑着。大桂又跳起来问说：“我可管她叫什么呢？”骏青说：“你还管她叫姐姐。”大桂发着怔，仿佛有点儿不明白。骏青又瞧着白月梅，就见她不住地拿毛衣的袖子擦眼泪，却一句话也不说。

孙妈也笑着，不住地瞧着白月梅；她给骏青和丽雪倒过茶来，又送来一碗，放在白月梅身旁的茶几上。白月梅赶紧站起身来，孙妈就说：“小姐坐着吧！”丽雪扭头向孙妈笑着说：“你不认识吧？这是太太的干女儿，张小姐！”孙妈说：“噢！张小姐，您别客气！以后您还得多担待我这笨老婆子。”白月梅脸上有点儿红，勉强笑着，又坐下了。

丽雪一只手搂着月梅，向骏青说：“现在就是这个办法了，先叫她在你那儿住几天，我催着梁霞赶紧腾房子；如若梁霞那里的房子不能在短期内腾出，那还可以在别处找地方叫她暂住，全部不行了，我在女青年会给她找房子！”骏青点点头，喝着茶，却不说话，仿佛心里盘算着什么事。

这时屋门一开，余妈进屋来了。她手里拿着几张票子，走近了丽雪，就说：“太太叫我送来这五十块钱，说是请五小姐交给这位姑娘，买点什么。”丽雪接过来，说：“好吧！”遂塞在白月梅的手里，笑着说：“可不准你不要！”白月梅脸红着，忸怩着，摇头说：“我用不着钱！”丽雪说：“你用不着钱，可以交给柏先生，叫他替你储蓄着。我母亲这是一番好意，并不是赏给你的，你别辜负了！”骏青也说：“你就拿着吧。”白月梅还微皱着眉，低着眼皮儿，仿佛不愿收受人家给的钱。

余妈才一出屋，忽然大桂跳起来说：“妈妈来啦！”

二姨太太梅素卿还是那么压着脚步，畏畏缩缩的，微笑着走进屋来，说了声：“骏少爷！”骏青和白月梅就都站起身来。梅素卿又拉着大桂走近了丽雪，弯着腰，悄声问说：“五小姐！我跟您打听打听，您知道老爷几儿上任呀？”

丽雪坐在那里，很冷淡地摇头说：“我不知道！我对于这事连问也

不问！”梅素卿笑了笑，更悄声地问说：“听说，三太太跟小吴妈全都跟去？”丽雪说：“我哪儿知道？很奇怪，你的消息总是那么灵通！我劝你还是少打听这些事吧，要不然又得惹出是非！”

梅素卿现出一种可怜的神态，摇摇头，长头发乱动着，说：“这时候，我可不敢惹是非！我是要求求五小姐，跟老爷说说，也把我跟这孩子带了去。要不然，老爷一出外，不定几年才能回来，我跟这孩子在家……”

丽雪可真有点儿生气了，说：“怎么？老爷走了，你跟孩子在这儿住着，就怕我们虐待你吗？”

梅素卿着急地说：“咳！五小姐您怎么说这话？谁还有太太跟五小姐待我那么好？我也愿意老爷、三太太、小吴妈都走了，我带着孩子在这儿住，也随便。可是，我又想，我们娘儿俩还是跟老爷上任去好……”

丽雪微微冷笑着，觉着梅素卿真是又可气又可怜，本想再说她劝她几句，但是当着骏青和白月梅，自己怎好对一个姨娘奚落无止无休；何况大桂那孩子正拉着她母亲的手，翻眼瞧瞧他母亲，又瞧瞧自己，样子更是可恼。丽雪就笑了笑，声音变得温和些，说：“二太太你想，你要跟老爷上任去，这话我怎么能够替你去说？”

梅素卿发了怔，孙妈在旁说：“其实我一个老婆子，不应当插嘴，可是五小姐也真不能帮二太太这个忙。怎么跟老爷说呀？一个做小姐的。”梅素卿便点了点头。

丽雪又笑着说：“你请坐！据我想，你还是不要跟老爷去比较好；到了那儿，不但没有你什么便宜，比家里还要受……”丽雪微叹着，又说：“再说我准知道，老爷这次上任，绝不会多么长久，因为老爷与现当局并没什么密切的关系，而且与尤督军连面都没有见过。”

梅素卿仿佛完全失望了，她发了会儿怔，一眼又看见了白月梅，就笑着说：“哟！这位姑娘是谁呀？柏少爷的学生？”白月梅这半天始终没坐下来，她就向梅素卿鞠躬。梅素卿走近两步，拉住月梅的手，从头上到脚下地看，又向丽雪笑着说：“五小姐您看，这位姑娘长得有多么俊

呀？哎呀！我还没看见过这么体面的姑娘呢！”又亲切地问说：“姑娘住在哪儿呀？家里还有什么人呀？”白月梅却伤心地低着头，不能回答。

大桂揪着他母亲，仰着脸说：“妈妈，我怕大哥说她是我的小姐姐！妈妈，她会叠玩意儿，今儿在柏大哥那儿跟我玩了半天！”梅素卿笑着说：“你要有这么一个姐姐那敢则好了，哼，你也配！”大桂瞪着眼说：“我不是……”

梅素卿赶紧推了他一下，又说：“张小姐上我屋里坐会儿去呀？”白月梅摇头说：“不啦，我快跟柏先生回去啦！”梅素卿望着白月梅一笑，白月梅也微笑着；旁边的骏青看了，这二人的模样简直完全相同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都似带着一种忧郁。

梅素卿又向骏青笑笑，点点头，就拉着大桂走了。丽雪靠在沙发上，仿佛很疲倦地说：“真是，她这一进屋，说了这些话，真叫我头疼！”骏青笑了笑，看看手表，已经九点多钟了，他就站起身来说：“天不早了！我们该回去了！五妹，明天再请你跟梁霞小姐说一说吧！”丽雪也站起身来，说：“好吧！我们就那么办了。明天我一定尽力进行，晚间我也许还到你那儿去。”又说：“叫小杨开汽车送你们回去吧？”骏青摆手说：“不用！我们逛着大街就回去了。”白月梅又向丽雪鞠躬，丽雪扶着她的肩头出屋，随手开亮了走廊下的电灯，笑着说：“我不送你们了！”骏青笑着说：“不送，不送，明天见吧！”白月梅也回过头来，笑着说：“姐姐您请回吧！”

骏青带着月梅往外院走去，走在账房门前，见里面黑洞洞的没有灯光。出了大门，下了台阶，才走了几步，骏青忽然又顿住脚，向白月梅说：“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回去还有点事！”他赶紧又进了大门。

骏青到了门房里，就见屋中只有小崔和德升，两人正在闲谈天。一见骏青，就齐都站起来，小崔说：“柏少爷，您回去吗？”骏青点头说：“对了，我要回去了。翁先生在家没有？”小崔笑着说：“咳！您找他干什么呀？”德升也在旁说：“翁先生快抖起来了！过几天就跟老爷去上任，听说他可以弄个什么收发委员做做吧。”骏青说：“因为我有点事要问问他，明天下午四点前后，务必叫他到庙里去找我！”小崔点头说：“好吧！”

他大概洗澡理发去了，等他回来我告诉他。”

骏青点点头，又走出大门，就带着白月梅出了胡同，来到大街上。这时街上的行人车辆很少，显得冷冷清清的，铺户都上了半边的门板，摊子也都准备着收拾了。东北风吹着，骏青只穿着一套法兰绒的西服，身上有些冷。当头的月色正明，青天无云，只有几颗不很明亮的闪闪星光。二人顺着马路往南走，白月梅就拿着祁太太给的那五十元钞票，说：“钱给您吧！我到人家里来，简直是跟人要钱来了！”

骏青笑着说：“我怎么能拿这钱？你的小褂不是有口袋吗？你装在你的口袋里好了！”白月梅仿佛生着气，把钱装在毛衣里面的小褂口袋里，说：“反正我也不花！”骏青说：“你不花，可以留着将来必需的时候再用，不过你也千万不要误会人家的好意！”

白月梅说：“我倒不是误会，祁太太和祁小姐的好心我也知道，可是我现在不需要钱！我只需要人帮助我，给我找个地方住，好叫我不再连累您，可是也别连累别人；顶好是能叫我做工，我自己养活自己。”

骏青说：“你别着急！慢慢的什么我们都能给你办好，连你的母亲，我都能负责替你找到！”

白月梅走了几步，擦擦眼泪，又说：“现在我倒是不盼着找到我母亲了！因为我也知道，她现在或许比我还可怜，别说不见面，即使见了面，她心里疼我，可是也不能帮着我什么。我打算，我能找一个挣钱的事情才好，哪怕是一个月只挣几块钱呢，给人家使唤着都行。我挣了钱不花，慢慢攒着，将来，过个四五年后，那时我也长大了，再去找我的母亲，把我攒的钱都给她！”骏青点头说：“好，好，我想这是容易办到的！不过你现在年岁还小，我们要给你找工作，不但得叫你能维持生活，并且要叫你求点知识。其实在这个时代，有知识也未必能换得饭吃，不过没知识的人是更痛苦罢了！”白月梅刚才那话，使骏青的心里倒非常难受。

他们步行着，不觉走到了东单牌楼，又顺着长安街一直往西去走。这时月光显得澄洁，街上更显着冷冷清清，晚风却更紧了。白月梅歪仰着头，看了看骏青，她就问说：“您觉着冷吧？您那件大衣，早晨要是不

去洗，穿出来就好了！”骏青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们年轻人，身上寒冷一点不要紧，我只怕你倒有点受不住这风！”白月梅摇头，笑着说：“哼！我才不冷呢！我身上穿着毛衣，您的身上，就是一个夹片儿！”骏青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们快点走，身上就暖了！”白月梅笑着点头，说：“好吧！咱们赛跑吧！”骏青说：“那太叫人笑话了！”于是骏青与白月梅就一步紧跟着一步地往前去走，走得很快。

白月梅闭着小嘴，抡着两只胳膊，紧紧跟随着骏青；快到了天安门，白月梅就跟不上了；她跑起来，一边跑，一边咯咯地笑，骏青就站住身，回头等着她。白月梅跑到了临近，笑着喘着说：“哎哟！可真累死我啦！”又仰面伸手一指，说：“柏先生，您瞧月亮！”

骏青抬头一看，将圆的明月仿佛俯着脸，望着他们笑，便不禁地说：“月亮真美！”白月梅也高兴地说：“您瞧！月亮上有黑影儿，那是兔儿爷！”骏青笑着说：“哪儿来的兔儿爷呢？那是月球上面的山谷。”白月梅说：“咱们若能到月球上去旅行有多好！”骏青回头笑了笑，瞧着她那一张被月光照着的美丽的小脸儿，那一种天真的笑，更觉得她可爱可怜，感慨着：明月！你不要笑我们这两个畸零的人呀！

看了半天月亮，忽然一阵冷风吹来，白月梅就拉着骏青的手说：“快回去吧！太冷！”于是又一同往西去走，就回到了水车胡同。来到胡同的东口时，白月梅却站住了身，她有些害怕，说：“柏先生！我们家里的人这时要在您那儿等着我，那可怎么办呀？”骏青说：“不要紧！你先在这胡同口等着，我一个人先回庙里去看看，要是没人找你，我再来叫你；若是有人，那我也出来告诉你，你就赶紧跑回祁家，找我表妹去。”白月梅点了点头，骏青就走回庙里。

初进庙门时，他也有点儿提着心，真怕那白家的人在这里等着月梅，但是进了西小院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门上的锁完整地挂在那里。他又到东院去，见刘醉生的屋里灯光辉煌；进去一看，见醉生没写稿子，却躺在床上喝酒。一看见骏青，他就要坐起来，说：“来！来！喝几口！‘与尔同销万古愁’！”骏青说：“待会儿我再来！”他退身出来，心说：怎么，刘醉生今天又犯神经病了？

出了庙，他赶紧往东口去走，就见白月梅躲在一个墙角。骏青走近了，笑着说：“回去吧！什么事也没有，咱们是瞎疑心！”白月梅也笑着，随骏青走；她说：“咱们看看刘先生去呀？”骏青摆手说：“别看他了，他现在喝醉啦！”白月梅说：“哎呀！他喝醉了，晚上您还怎么在他那屋里睡呀？”骏青笑着说：“不要紧！他常常醉，我想他不会打人。”说着，“阿嚏”一声，打了个喷嚏，接着又是两个。白月梅着急地说：“您瞧，您着了凉，快穿衣裳去吧！”

进了庙门，白月梅就依着骏青的身，蹑足潜踪地回到了西小院。骏青开了锁，二人进了屋，白月梅就催着骏青多穿衣裳，骏青笑着说：“其实我还有一件大衣，不过在家里披着大衣不方便，我穿上件毛衣就是了！”于是打开箱子，取出一件藏青色的毛线衣裳穿上。他把法蓝绒西装上衣放在椅子上，然后拿起水壶来，白月梅就拦住，说：“您别沏茶，我不喝！”骏青笑着说：“你不喝，我还喝呢！”说着拿起壶又往东院去了。

他先到刘醉生屋里，就见刘醉生还躺在床上，喝得满面红涨，头发很乱，身旁放着一壶酒和狼藉的熏肉、五香花生。一见骏青，他就说：“你去吧！今晚我拒绝你来，我不愿和你这酸溜溜的人在一块儿睡！”骏青笑了笑，转身出屋。刘醉生还在屋里说：“喂！别走呀，回来！”骏青在外面回答说：“一会儿就来！”

他到和尚屋里沏了茶，就回到西小院，一进屋就说：“你喝吧！水很热。”白月梅却不言语。骏青借着烛光一看，就见白月梅鼓着她的小嘴儿，垂着睫毛，睫毛上挂着泪珠儿。骏青非常惊讶，就问说：“你又怎么了？”

白月梅摇摇头，不说话，忽然又转过脸去，背着烛光，摇晃着肩头，仿佛生气似的说：“明天早晨我就走！”骏青很是惊讶，就又问：“为什么呀？你又犯了脾气！”白月梅点头说：“嗯！我是犯了脾气！我的脾气就是这样，我不能叫人当了‘当’来养活我！”

骏青这才明白，但同时也怔了。他由椅子上拿起才脱下的西服上身，摸了摸那口袋，里面有自己的当票，还有祁太太给白月梅的那五十

块钱。骏青心里很难过，但又笑着说：“你真是，你发现了我的秘密！可是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不来，我今天也得当当的，因为我手里已然一个钱没有了，学校的薪金得过两天才能发下。缓急是人所时有，都会发生的，这不算什么，再说我所当的又是现在用不着的衣服。至于这五十块钱，是我姑母给你的，你不花可以先存起来，但你要想给我，我可不能接受，我的脾气比你还刚强呢。”

白月梅笑着，又回过头来，大声说：“我叫您赎衣裳去！”

骏青惨然地笑着，说：“那倒可以，不过一件冬天的大衣，我赎出来又做什么？不如叫当铺替我保存着倒好。”他又安慰白月梅道：“你不要净这样想，你现在有难，受我们一点儿帮助，不算什么。将来你长大了，能做事了，我那时也许比现在更要潦倒不堪，那时你还应当帮助我呢！”白月梅听了这话才不言语了，但仍拿袖子擦眼泪。骏青把那五十块钱放在桌上，说：“无论如何，这钱还是应当你自己保存。天不早了，你关上门睡吧，我要到刘先生屋里去了。”遂拿了一件该换的衬衫和那件外套，说了声：“明天见！”就出屋把门带上了，白月梅还在屋里拿袖子擦眼泪。

刘醉生躺在床上，见骏青进了屋，就摇晃着酒壶，说：“壶空了！劳你驾，把桌子底下那瓶酒递给我！你可别拿错了！那大瓶的可是煤油！”骏青说：“我劝你还是不要喝吧！一个人何必要这样自杀呢？”刘醉生着急说：“你不许我自杀，难道你眼瞧着叫感情杀了我吗？”

骏青道：“你这话我不明白，你今天又到哪里去了，招了这些邪魔？”刘醉生道：“我到缪宝生家里去了！缪宝生的太太是我过去的爱人，但她自嫁了缪宝生之后，见了我，永远对我加以白眼！”骏青发了怔，心说：今天他醉后才向我倾露肺腑，看他这样，不给他酒喝是不行了！他于是由桌下拿起那个小玻璃瓶，打开塞子，闻了闻，递给了醉生。

醉生也不管是酒还是煤油，倒在壶里，就着壶嘴就喝。连气喝了几口，他又吟道：“佳人已属沙叱利，义士今无古押衙。回首音尘两沉绝，春莺休啭沁园花。”然后向骏青笑着说：“老缪就是‘沙叱利’，他的漂亮、财富、洋服，就是他的武器，他夺去了我的爱人！”骏青皱着眉，不知